

哲 学 经 典

20

丛书主编 俞吾金 吴晓明

二十世纪 哲学经典文本

欧洲大陆哲学卷

本卷主编 黄颂杰

20th CENTURY



复旦大学出版社

哲 学 经 典 • 丛书主编 俞吾金 吴晓明

二十世纪 哲学经典文本

欧洲大陆哲学卷

本卷主编 黄颂杰

2006.11.17.10.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俞吾金、吴晓明
总主编;黄颂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2
ISBN 7-309-02207-6

I. 二… II. ①俞… ②吴… ③黄… III. 哲学-欧洲-现
代-文集 IV. B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431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江苏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25
字数	759 千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 001—6 000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编 委 会

主编：俞吾金 吴晓明

编委：吴晓明 黄颂杰 俞吾金
陈学明 徐洪兴

分卷主编：

序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先驱者)

吴晓明

欧洲大陆哲学卷 黄颂杰

英美哲学卷 俞吾金

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陈学明

中国哲学卷 徐洪兴

责任编辑：陈士强

总 序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世纪。同样地,20 世纪的哲学也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哲学。20 世纪的哲学不仅见仁见智,流派纷呈,而且思想深邃,发前人之所未发。诸多哲学大师的著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击节赞叹。一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把 20 世纪哲学家的经典文本编纂出来。一方面,我们可以数册在手,经常重温这些大师的教诲,加深对哲学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和领悟;另一方面,我们借此也获得了一把打开新世纪精神世界的钥匙。然而,在 20 世纪的哲学思想充分展示出来之前,我们至多只能在心中酝酿这个念头,直到世纪末的脚步声临近的时候,这个多年来的愿望才化为真正的现实。

20 世纪哲学是 20 世纪人类现实生活的产物。回顾数千年的 人类文明史,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世纪比 20 世纪更大起大落,更富于变故了。在政治上,俄国的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后欧洲殖民地的独立、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欧共体的建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科学技术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创立、“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新三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学)的诞生、航空与航天事业的崛起、电脑与人工智能的兴起、电视与通讯事业的发达、遗传工程与无性繁殖(克隆)的冲击、安乐死与试管婴儿的挑战等等无不极大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

哲学家们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结晶为文本,显示出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伟大历史进程。20 世纪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它的哲学思想也就有多么丰富。

当我们考察 20 世纪哲学时,立即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表现之一是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思想发展线索。我们发现,在探讨哲学史时,传统哲学演化的思想线索常常是单一的。如英国经验论哲学可以沿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思想发展线索进行探究;大陆唯理论哲学可以沿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思想发展线索进行探究;德国古典哲学可以沿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发展线索进行探究等等。但在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思想动力完全多元化了。如果我们撇开 20 世纪的生活背景不说,光是主要思想动力就有以下几个:马克思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弗雷格和罗素为肇始人的分析哲学、以克尔凯郭尔为先驱的生存哲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这不光使 20 世纪西方哲学展现为丰富多彩的哲学流派,甚至同一个哲学家也受到多重思想的影响。比如,以反归纳主义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年轻时就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表现之二是在学理上分解为兴趣迥然各异的哲学思潮。如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就其较核心的部分而言,是由以下三大思潮组成的:一是以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线的当代知识论哲学,二是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主线的欧陆人本主义哲学,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结合为主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和文化中蕴含的现实问题,因而以“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旗帜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孜孜不倦地加以考察的则是像“奶酪放在桌子上”、“我的扫帚在屋角里”这样的表述是否在哲学上是正当的;至于存在主义者,如海德格尔虽然对“存在的意义”作了深

入的分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度又是纳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这些迥然各异的哲学兴趣显示出 20 世纪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巨大的振幅。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叔本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哲学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不同的语言。表现之三是同一思想与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逐一结合,形成了新的派别。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也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第二,此消彼长,演化迅速。表现之一是:一种哲学思潮流行的时间不长就迅速地被另一种哲学思潮所取代。比如,本世纪法国哲学的迅速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40 年代,法国风行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尤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为代表;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法国风行的是结构主义哲学,尤以福柯的《词与物》(1966)为代表;从 60 年代末起,法国开始流行后结构主义,尤以德里达的《立场》(1972)为代表。真可谓是:哲学思潮变化快,各领风骚数十年。表现之二是:同一种哲学思潮由于不断与新观念碰撞,从而经常改变自己的形式。比如,在本世纪中国哲学中,当代新儒学的演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 20—40 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学人,如梁漱溟、熊十力等力图把儒学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在 50—60 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二代学人,如牟宗三等,力图把儒学与康德哲学贯通起来;在 70—80 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学人,如杜维明等,则强调儒学与存在主义哲学、诠释学、弗洛伊德学说的对话。由此而形成了三代学人在发挥儒家学说上的不同倾向。表现之三是:一种学说产生后,后人发挥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很快又形成一种新的学说。如胡塞尔在本世纪初创立了现象学,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随即运用现象学方法在 20 年代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以后,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又从他老师的

“此在诠释学”得到启发,在 60 年代创立了哲学诠释学。这些例子表明,与传统哲学流派的演化方式相比,20 世纪哲学流派的兴衰周期明显变短。

第三,融会贯通,取长补短。表现之一是欧洲哲学内部的交融。试以德、奥哲学对法国哲学的渗透为例。拉康哲学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主义,阿尔都塞哲学被称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被称为法国的尼采主义,德里达哲学被称为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等等。表现之二是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交融。在传统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人们通常认为,英美哲学注重经验,大陆哲学注重理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甚至“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在 20 世纪哲学的演化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日见频繁。比如,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英美就产生了以布拉德雷、罗伊斯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期间移居美国,对美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当代思想家乔姆斯基、罗尔斯就受到康德哲学很大的启发。反之,英美的分析哲学为大陆的维也纳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美国的实用主义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表现之三是西方哲学思潮与发展中国家哲学思想的融合。试以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为例,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熊十力等无一不接受了西方哲学中的一种或数种学说,然后与自己信奉的中国本位哲学融合,提出了新的哲学思想。

上面我们讨论的 20 世纪哲学的三个特征还是形式上的,因而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如果深入地加以反思的话,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 20 世纪哲学在内容上的重要特征:

第一,从近代哲学对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视转向对本体论研究的重视。如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奎恩的“本体论承诺”、古尔德的“社会本体论”、哈特曼的“自然本体论学说”等等。对本体论研究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对重建思想基础的重视。近代哲学思想经过克

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等人的冲击,其基础已经动摇,本世纪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的问题也亟需从新的思想基础出发进行解释。正是这些情况造成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

第二,从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转向对一元的哲学起点的探索。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 20 世纪哲学中,这种二元论受到了普遍的挑战。如胡塞尔的“现象”概念、柏格森的“生命”概念、詹姆士的“经验”概念、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怀特海的“过程”概念等等,都旨在扬弃这种二元论,为当代哲学提供新的出发点。这种对一元的哲学起点的寻求,即对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的寻求,大大地深化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主题,使之呈现出与以往世纪的哲学不同的特点。

第三,从近代的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和符号哲学。近代哲学在探讨意识现象时,总是把人的意识活动与语言表达分离开来,没有深究语言、符号在哲学思考中的基础性作用。20 世纪的哲学则把自己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语言和符号上,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9)显示出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在哲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海德格尔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晚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就是语言游戏,语词的意义是在语言游戏的上下文中呈现出来的;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则揭示出语言功能的新的维度。所有这些都大大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视域,把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在探讨了 20 世纪哲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基本特征以后,有必要再来分析一下它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发展趋向。我们认为,这些新的趋向是:

第一,实践理性范围内的哲学,即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将上升为 21 世纪哲学研究的重点。这一趋向在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中已见端倪。罗尔斯、麦金太尔、诺齐克、桑德尔等人的著作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正是这种趋向使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来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趋热。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将上升为 21 世纪哲学研究的焦点。由于近数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安乐死、试管婴儿、无性繁殖、信息处理、可持续发展等都将提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涉及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总之,21 世纪将为哲学思考展示一个更恢宏的视域。

我们编纂的这套《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计有五卷,它们是:《序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先驱者)、《欧洲大陆哲学卷》、《英美哲学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中国哲学卷》。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编纂方式?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采取的是地域、国家和学派内容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如果只考虑地域、国家的情况,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大块的内容就显示不出来;反之,如果只考虑学派的情况,则有些学派跨好几个国家乃至好几个地域,读者会觉得跳跃性太大。把这三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按照人们已习惯的方式来编纂,反倒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第二,为什么要编《序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先驱者)?我们的考虑是,如果缺少了这一卷,《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就成了无源之水。事实上,近代哲学向本世纪哲学的转折是在 19 世纪完成的。所以,要理解 20 世纪哲学的演化,必须对这些主要生活在 19 世纪、而对本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先驱者的文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三,为什么要单独编一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卷》?我们的考虑是: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大,且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最为紧密,对我们以批判的方式理解当代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目前哲学学科的分类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其

实,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从近代到当代的转折就很难理解;反之,撇开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也就变得难以索解了。所以我们认为,把这一卷编进去是很有意义的。

在编纂《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教授和责任编辑陈士强副教授的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在此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希望读者喜欢这套丛书,因为哲学不光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而且也常常是迎接新世纪破晓的晨鸡!

前言

黄颂杰

本书选编了 19 位 20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家、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当然,这并没有穷尽 20 世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哲学家的文本。但这里所选的文本对于认识和理解 20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而言,的确是十分重要而有代表性的,是不可不读的。我国学术界常把 20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归结为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而把 20 世纪英美哲学归结为科学主义或语言分析哲学。这种划分和归结粗略地看有一定道理,仔细地考究的确有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尽管有意见分歧,认为黑格尔之后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或“转型”,这一看法几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这种变革是否意味着哲学探究的对象、目标、问题、话语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的根本改变呢?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的。这里选编的文本也许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但答案决非显而易见地浮在表面的,需要作深层次的反思,需要将之与前黑格尔哲学进行比较分析。为此,我们先对从古希腊至黑格尔西方哲学的发展所形成的思路和思维模式作一概述,然后简要考察这里选编的 19 位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此所作的变革或转型。

(一)

人们常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认为哲学起源于“惊异”(或

“诧异”、“惊疑”等),人对宇宙万物、对各种现象发生疑问,感到诧异、困惑,觉得自己无知,于是便开始研究哲学,以摆脱无知。其实,哲学起因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因为所谓“惊异”正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产生的。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行探究,这种探究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哲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它的特点在于它所寻求的是宇宙万物的最根本的终极性的东西,诸如终极存在(实在)、终极原因、终极真理、终极目的、终极价值等等。西方哲学从对万物之本原(始基)的追求开始,走向对万物之存在的探索,后人将这方面的理论称之为 Ontology,即关于存在的学问,我国学术界把它译作本体论(或存在论)。本体论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乃至基础或核心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把实体(substance)看作存在的核心。直至黑格尔,西方哲学家们在本体论研究中都遵循一种实体性的思维模式,即认为宇宙之终极存在是精神的或物质的实体。现当代学者将这种致思路线称之为“实体主义”。

对终极存在的探究必须通过一定的认识手段、途径,并且以知识的形态表达出来,终极存在必定表现为终极真理。因此,Ontology 又必定与 epistemology 即关于知识的学问相连,我国学术界将后者译作认识论(按其本意译作知识论似更妥)。对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来说,重逻辑重理性是他们在认识论研究中的基本思路。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逻辑方法不断完善,知性、理性不断被发扬和升华。逻辑主义和理性主义便成为西方哲学的根本性的标志和传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宇宙万物之存在的研究也就是对万物存在的原因和本质的研究,对终极原因和最高本质的追求也就是对终极存在的追求,一旦达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达到了绝对真理、终极真理,就能掌握用于解释整个世界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原理原则。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把这种思路称之为“本质主义”。由于哲学是关于终极存在、终极真理的学问,因而被看作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成为西方哲学家的指导思想、西方哲学的传

统。就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而言,尤其是对哲学家本身而言,所谓本体论和认识论实际上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密切不可分的。但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成长、发展,知识问题日见重要、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的基础成为哲学研究的焦点。与此同时,古代素朴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具有神学色彩的理性主义演化为几何学的理性主义,并且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领域,世界被分裂为自然(物体)和心灵(精神)两个各自不同的实体界,由此出发,哲学家们把认识的主观方面(主体、思维、精神、意识)与认识的客观方面(客体、对象、物体、自然)截然分开,把认识的客观方面看作现成的既定的东西,即把世界当作一个客观对象去加以把握,用静态的方式从认识的主体或客体寻求知识的确定性的基础。有些哲学家并由此进而建构包罗各门科学的知识大全,把几何学理性演变成思辨理性。这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们称之为“基础主义”和“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对终极存在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人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换言之,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体现在对终极存在和终极真理的追求之中,达到了对终极存在的认识既是达到了终极真理,也是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的,体现出终极价值。所以,本体论、认识论也和人生论、价值论连结在一起。西方哲学的人生论和价值论具体表现在伦理学、道德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精神哲学之中。在古希腊,“善”便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它同时具有本体论、知识论和人生论、价值论的意义,这个善也是理性神。近代以来,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确立,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他不仅是自然的立法者,而且成为道德和社会的立法者。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思辨理性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全面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人又成了这个“圆满”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消融在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之中了。

对终极东西的追求,实际上也就是对一种绝对者的追求,这种

追求又必然导致一神论。因此,西方哲学的这种追求终极、追求绝对的思维方式与宗教所宣扬的神、上帝、终极关怀是相互吻合、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它们融会贯通,在西方人的心灵之中积淀、凝结起来,逐渐形成西方文明的一种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尽管有不少哲学家对宗教神学、经院学术进行过猛烈而尖锐的批判抨击,但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真能完全摆脱上帝或神的观念,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总是在引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某种宗教观念。

(二)

本书涉及的哲学家是否像传统哲学家一样仍然致力于追求终极的东西(存在、真理、本质、原因),构造一个“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呢?如果以20世纪初欧洲哲学舞台上最为显赫的两位哲学家柏格森和胡塞尔为例,那么他们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柏格森反对传统的哲学模式,即将哲学看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明确地把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两者在对象、目的、方法上各不相同。科学产生于理智,其目的是为人的行为、实践服务,具有实用价值,但并不认识真正的实在,无真理价值。相反,哲学作为直觉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求真知真觉,无实用价值,但它是真实的,具有真理价值。柏格森所谓的哲学所研究的真正的实在是一种意识的绵延、生命的冲动,不能被感觉和理智所达到,当然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蕴含有终极性的东西的含义,就此而言,它与传统哲学观依然相关连;但是,它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变化无穷、无规律可循的流变,相对于传统的哲学观,这确是一种变革。

在20世纪众多哲学家中,胡塞尔是一位奠基性开创性的哲学大师,但他在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上,基本上仍然坚持传统的哲学观,认为哲学必须仍然是一门普遍科学、总体科学,它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而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

知识的最终意义”^①，这就是说哲学追求终极性的东西，为一切科学提供最终的基础和根据，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哲学必须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他创立现象学便是为达到此目标的方法，也是体现这一目标的哲学的最高最终形态。胡塞尔十分熟悉并尊重西方哲学演进中的传统的问题、观点和思路，他自认为继承了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的先验主义路线，并且克服了他们的片面和不足。他执著地追求绝对的终极的存在和真理，其热忱和勇气较之传统哲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一切，已经达到了知识和真理的顶峰，他也并不要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全式的体系。“现象学要求现象学家们自己放弃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的理想，作为一个谦逊的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地为一门永恒的哲学而生活。”^②在他看来，哲学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过程，终极的存在和真理并不是处在某一终端的实体，而是作为可能性存在于现实世界和真理之中。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要知道关于存在和真理的终极答案，而是要懂得如何去追求终极的存在和真理，就是要学会一种哲学的（现象学的）思维方式、态度，不断地进行思考、探索。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胡塞尔是在进行哲学上的变革，他的现象学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不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性的存在和真理看作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看作是一个不断趋向展现的过程。传统的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已被摧毁。

由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引发的存在主义思潮同样具有这一特点。海德格尔毕生致力于对“存在”(sein)问题即存在的意义的探索，但他所谓的存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终极实体，而是存在本身的不断显现，即所谓无蔽、解蔽(aletheia)，就是要把隐蔽的东西揭示出来，让真实的东西显现出来，使存在显示其自身的意义。海氏在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②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前期通过对人(此在,Dasein)的生存状态的缜密分析,表明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是在人生的历程中展现出来的;后期他把探索的着眼点直接指向存在本身,人成了存在的意义的“守护者”。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始终把“存在”的意义问题与人生的意义问题连结在一起,或者说把世界的存在过程与人生的历程连结在一起,人的存在是宇宙万物存在之根本,是万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奥秘之所在。人的存在蕴含有终极存在的意味,然而这里所说的人是一个处于生成流变、不断超越之中的人。这就显示了 20 世纪欧洲哲学家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特点,即从动变的视角进行探索、思考,强调从时间之流中展现宇宙(世界)之本、万物之根。还需指出的是,海德格尔、萨特这样一些 20 世纪欧洲哲学家否定了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但并不简单地抛弃传统的本体论,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本体论取而代之,无论是海氏的“基本本体论”,还是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共同的看法是: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本身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哲学不应以这样的世界为研究对象或出发点,哲学所要探究的问题不是宇宙万物(世界)的存在到底是什么,而是宇宙万物的存在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这也就是宇宙万物(世界)存在的意义问题。他们都用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问题代替万物存在的客观实在性问题,用意义世界代替客观世界。这也可以说是 20 世纪哲学家们的变革或转型。

意义理论在 20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家那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不同哲学家对意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上述哲学家把意义理论与人生论连结在一起,因而常被归入人本主义。分析派哲学家则把意义理论与对知识命题的分析连结起来,由于命题的意义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语言是意义的承担者,因而对意义的分析又集中到了对语言的分析,而且这种分析不是运用思辨方法,而是采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分析将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归之无意义而予以拒斥。编入本书的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便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的反形而上学立场表现了他们对传统哲学